

滬上往事之二十九：

陳公博的結局

萬墨林

——附勝利前後黃浦灘

鼻運。顛峯。諷刺。趣聞

早年陳公博在北平讀書。曾有一天，和幾個要好同學一道去看相，那位算命先生在當年北平很有點名氣。他見了陳公博等幾個大學生，單單對陳公博做出一副興致盎然，頗為驚奇的模樣，神秘的說：

「當代要人、名人的相，我差不多看遍了。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像你這樣的相。」

其實，陳公博其貌不揚，不但並無靈秀之氣，反而有點俗與陋，他自小愛出鋒頭，却是從來不敢以美男子自居。比起民初三大美男子之一的汪精衛，更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所以，當陳公博聽到那位著名相命先生如此這般的一說以後，立刻笑逐顏開，喜上眉梢，一個勁兒的釘牢了他問：

「請你說說看，在下的相貌，有什麼與衆不

同之點？」

「鼻子。」相命先生一語道破的回答他說：

「你的鼻子主貴。」

同去的同學好奇的問：

「貴到什麼程度呢？」

時在民國十一、二年間，正在曹錕、吳佩孚等直系軍閥把持中央，氣燄薰天之際，雖不至於偶語棄市，可是街頭巷尾、酒樓茶館遍處貼有：「休談時事」的警告牌示。因此這位算命先生擺出一副天機不可洩露的架勢，悄聲附耳只告訴陳公博說：

「你一定要從政，走這一條路，總有一天會得爬到最高峯。」

這一件事，陳公博絕少對人提起，但是他心中確曾爲之竊竊自喜，很高興了一段時期。陳公博本來就是學政治的，他由廣東公立政法學堂，考入北京大學法科。畢業後，始終追隨汪精衛，

終至成爲汪精衛改組系的第二號人物，不過，由於汪精衛唯利是圖，反覆成性，在政治舞台上屢仆屢起，時紅時黑，陳公博縱有天大的能耐，混身的解數，也很難有所作爲。所以，在抗戰以前，他是黨的中央委員，實際從政，也只在二八事變前汪精衛出任一個短時期的行政院長時，當過一任實業部長。到抗戰爆發後，軍事委員會改組，下設六個部，陳公博始一任主管國際宣傳的第五部部長，方只幾月，便改任赴歐特使，到歐洲去和莫索尼里的女婿齊亞諾搭線，搭線不成，回到國內，始任四川省黨部主委。

北平的那位名星相家，還真沒有看走眼，陳公博後來跟汪精衛賣身投靠東洋人，成立偽組織，當上了大漢奸。居然漢奸官場一帆風順，青雲直上，由僑立法院長，兼僑上海市市長，而僑行政院院長，僑國民政府代主席，他果然爬到了政治上的最高峯。祇不過，那是國人唾罵，貽羞萬

年的大漢奸，這對也曾喊過愛國口號的陳公博來說，真是莫大的諷刺。

據說，陳公博那根主貴的鼻子，在相書上有個名目，叫做「通天鼻」。

陳公博的這一根通天鼻子，在他生命的終結時期，曾經害得他賠了夫人又折兵，蝕盡顏面更送命，則是一件漢奸趣聞。

抗戰末期，日皇裕仁宣佈無條件投降以前，淪陷區，尤其是京滬地帶，出現了一種令人啼笑皆非，不勝感慨的怪現象，那便是日本官兵，大小漢奸，自知末日將臨，內心惶懼無主，紛紛改絃易轍，前倨後恭，不但對我陷區同胞非常之客氣，而且，更發瘋似的向八年抗戰的精神堡壘——陪都重慶送秋波，拉關係，妄圖將來國軍黃臨，陷區重光，可以藉這一陣子的卑躬屈膝，奴

顏婢色，而免於伏法一死。

主戰砍指主和切腹

在那一段時期，日本皇軍拚命的在鑽門路，想向我重慶中央乞和，甚至於爲了求和而不惜犧牲性命。法租界十三層樓的屋頂上，怕死的日本人把集中營裡的英美俘虜請了來住，用以避免盟國飛機丟炸彈。然後，再在敵國戰俘陣下召開高級軍官會議，討論他們一廂情願的和戰問題，主戰主和兩派展開一場激辯，慷慨激昂時，一名日本軍官霍的站了起來，拔出腰上的武士刀，當眾砍下一根手指頭，高聲說道：

「大日本皇軍一定要作戰到底，誓死不屈，主和者有如此指！」

這一個場面够「驚人」、「壯烈」了吧？然而却有一位主和的軍官站起身來，滿臉熱淚縱橫，揮舞拳頭，聲與淚俱的吼：

「今天敢主和的才能算是英雄！主和不是怕死，而是本諸良心作主張！」

然後，他更當眾拔出軍刀，切腹自殺，表演了一幕「屍諫」，嚇得在場者頭皮發麻，舌撘不下。

「主和不是怕死」，這一說法也只有日本人說得出來，做得出來。

上海淪陷時期，黃浦灘上最有權勢的人物，是日本特務頭子之一。方由大佐升任少將的川本，以及他的助手岡田。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越俎代庖，強佔英法兩租界。日本陸軍當局即曾做倣英國統

治香港的伎倆，設立一個「上海武官府」，兼管日本陸海二軍，上海軍民二政，等於是英國人的香港總督，首任「武官長」係陸軍的永津中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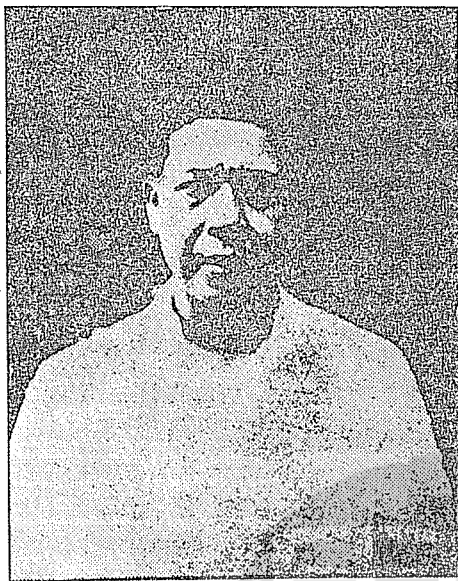
但是當時正值日本海軍大舉南進時期，海軍的氣燄極高，日本海軍根本不買日本陸軍的賬，陸軍的「上海武官府」一成立，海軍立刻就另設一個「海軍武官府」。然後，逼迫陸軍把「上海武官府」改爲「陸軍武官府」了事。可是，「陸軍武官府」一開張，日本人的「上海防務司令」，首即公開表示，絕不「合作」。日本陸軍當局迫于無奈，只好三度更改，一再縮小編制的改成「上海陸軍部」，這麼一來，永津中將一怒拂袖而去，「部長」一職乃由方升少將的川本繼任。

川本和他的得力助手岡田，都是精明強幹厲害的角色，他們一開始便採取兩副面孔，「雙邊政策」，川本、岡田扮笑臉，日本憲兵隊則充任打手和殺手。憑川本和岡田的一紙便條或者一個電話，憲兵隊照辦放人，那是稀鬆平常的事。

因此之故，多年以來，川本和岡田對我地方地下工作人員和上海地方領袖兩方面，確曾建立了不少交情，一到日本戰敗在即，亟於求和時期，這許多交情便成爲他們乞和的路線和本錢。

根據上海地下工作同志陸續的報告，總結起來，日本乞和的讓步條件，約略可以分下列數端：

- 一、取消偽滿洲國和南京偽組織。
 - 二、劃上海爲不設防城市。
 - 三、日軍逐步自我淪陷區撤退。
- 但是他們也有相對的要求，概略如下：



陳公博說他一生走的是鼻運

一、日本保留在東北的經濟權。
二、中日經濟共存共榮。
三、日軍退出中國，華軍不得追擊，美軍不得登陸。

四、上海由市民選舉無黨無派的市長，權充過渡時期的維持者。

表現於實際行動方面的呢，則為日方釋放「非軍事犯的重慶份子」。

日本人已經決定以取消偽滿洲國和南京偽組織，為其向重慶乞和的第一次讓步了。消息傳出，偽組織粥粥羣奸更加恐慌，人人都削尖了腦袋，拚命的拉關係，找門路，只求與重慶方面稍稍有關的人士搭一根線，拉一個關係，在這一段時期，唯一「乚乚無驚」，「按兵不動」的，就唯有自以為有「通天鼻子」可恃的陳公博，是為南京偽組織的「館內派」頭子，而鑽門路鑽得最起勁的，厥推「館外派頭子」周佛海。因此，淪陷區裡的同胞都在討論勝利以後，陳公博和周佛海的命運，結論是周佛海有救，陳公博必死。

春雷驟發勝利來臨

於是到了勝利來臨前的一個月，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份，上海業已淪為一座地獄，冶爐。大批盟機，晝夜不停的輪番轟炸，對外交通幾於全盤停頓，米糧菜蔬，來源一概斷絕，於是百物飛漲，百貨齊缺，偽儲備銀行發行一萬元面額的大鈔，工廠日以繼夜的印製鈔票，仍不足以應付需要。迫不得已時，各銀行只好規定存戶每週提款，不得超過存額的百分之二十，使得用銀行本票兌

換現鈔的貼水，高達十分之四之鉅，這真是亘古未有，駭人聽聞的金融怪現狀。

在那一段光明來臨前的大黑暗時期，淪陷區裡，以上海為例，物價的飛漲，達到了古今中外從所未有的程度。有人做過統計，當時一萬元偽鈔的幣值，僅值抗戰以前的一毛錢，換句話說，就是勝利前夕，物價比戰前漲了十萬倍以上。這破紀錄的物價紀錄，是豬肉每斤一萬六千，雞蛋一斤一千六百元，柴一百斤六萬。唯一漲得慢的是食米，每石約在八十八萬元上下。為什麼食米的漲幅反而小，那是因為米商公議，食米必須用現鈔買，而偽儲備銀行又在大鬧偽鈔荒。

七月二十八日，上海盛傳 蔣總統、英國首相邱吉爾、法國總統戴高樂，聯名警告日本，應勿自趨毀滅。消息傳到上海，大家都以為日本人放下武器，俯首投降的日期已經到了，日本人不曾不遵從的。因此，黃浦灘上物價陡降，又締造了一項史無前例的暴跌紀錄，黃金由每兩一億二千七百萬跌到六千四百萬，一跌就是一半多，在一漲一跌間，可以看出陳公博、周佛海的「治績」，偽組織已經形同虛設了。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六日，是一部亞洲近代史上的一大轉捩點，美國造的第一顆原子彈投擲於日本廣島，一彈一城，剎那間盡成廢墟。廣島毀滅之日，影響所及，上海、南京亂成一團，上海的電話全部打不出去，但是陷區報紙仍然登出了這條驚天動地的大新聞。在此以前，日方業已偵知美國正在製造一種威力奇大的炸彈，祇是不悉其真象如何。在日本人之間，通常都稱之為「火

柴盒」。殊不知，「火柴盒」一投下來，日本國民的精神意志，居然崩潰無遺了。

然而，坐在南京偽國民政府辦公室裏的陳公博，却在八月八日接獲日方通知，日本大本營舉行軍事會議，即席議決日本作戰到底，決不作無條件之投降。與此同時，和陳公博相熟的日本軍方人員私下告訴他說：日本自天皇以至平民無人不乞和，只有少數陸軍強硬份子，堅持繼續作戰，必要的時候，可能放棄日本本土，把日本政府和人民全部搬到中國來，因為，日本陸軍認定，美國不會在中國投擲原子彈。

那時節，束手待斃的陳公博，還在私下慶幸。真以為他的通天鼻子可以使他逢凶化吉，化險為夷，逃脫依法伏誅的噩運。陳公博安慰他的左右親信，日本全部搬來中國，繼續作戰下去，那他們這批漢奸，仍可在日人卵翼之下維持生存。

八月十日，霹靂一聲，宛似春雷驟發，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了。當天晚上，大好消息便傳遍了黃浦灘的每一個角落，彷彿自一潭死水中激起了滔天巨浪，全上海五百萬同胞熱淚迸流，歡欣若狂。街頭巷尾的歡呼聲浪聲激雲霄，識與不識者一見了面便打躬作揖，連道恭喜，全上海的居民，都從家裏跑到馬路上來了，人人手舞足蹈，興奮雀躍。大上海金吾不禁，城開不夜，老上海都不曾見過這麼樣的熱鬧。

上海日軍忽要拚命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儘管日本軍方和偽組織竭盡全力封鎖消息，但是上海人仍將珍藏已久

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懸掛起來，清風過處，國旗飄揚，使黃浦灘成爲一片旗海。即使大小報章隻字不見，也沒有任何一人懷疑日本投降的消息是假的。大上海歡聲雷動，到處都是洶湧的人潮，各色車輛被人潮堵住了無法通行，日本人一出門，就有人用西瓜皮往他們的頭上砸，嚇得日本人閉門不出，躲在家裏提心弔胆，日夜不安。在那一天上海商場出現真空狀態，百業無行無市，店舖全都關上了大門。往後幾天稍稍有了點市面，可是又掀起驚人的漲風，一日之間，一石白米從三百萬跳到六百萬，一斤食油由一萬餘元漲到四萬餘元。

在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以前，我已經從西摩路搬回了華格路杜月笙先生公館。從八月十一日起，華格路杜公館所有的電話響個不停，都是至親好友，各界人士來探問杜先生幾時回上海的。八月十二日電話更多，因爲有人言之鑿鑿的說：八月十一日上海江灣機場有三架飛機抵達，載來了杜月笙先生，前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先生，還有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我一次又一次的力辯絕無此事：——那時候杜先生正在浙江淳安，他是在勝利來臨後搭船經滬杭甬路回上海的。

日本軍方和偽組織正在多方設法，企圖作最後的掙扎，上海方面由日本陸軍武官部出面，貼出告示，嚴令下列三事：

- 一、取締未經檢查之出版物。
- 二、禁懸「敵旗」國旗。
- 三、禁呼一切口號。

佈告貼出，倒使上海市民吃了一驚，以爲說不定日本無條件投降一說，又只是傳聞而已。同日，周佛海發表談話，要求上海市民守紀律，切勿因興奮過度，「致招致莫測之禍」，大有威脅意味。上海偽市政府秘書長羅君強發表文章說：「十一日下午六時半，我會見松井司令官。他說他未接奉東京政府及駐華總司令部的停戰命令，市民應知此時戰爭狀態並未停止，此地仍爲日軍的佔領區，因而切勿自誤誤人。……」

緊接着，便是日軍和偽警採取行動，虛聲恫嚇，百計掩蓋，企圖以所謂「鐵的事實」，來粉碎上海市民的歡欣鼓舞事情。日軍全副武裝，荷槍實彈，放哨的放哨，站崗的站崗，偽警大舉出動，挨家挨戶命上海市民取下懸掛的國旗。日軍和偽警的舉措，確曾使上海市民驚不定，又起恐慌。於是物價又有如脫線風箏般扶搖直上，豬肉一斤賣到五萬餘元，相反的黃金和華商股票竟成一瀉千里之勢，黃金由二億元一兩驟然跌到八千萬，更怪的是銀行不願意接受存款了。

其實，八月十三日敵偽的態度陡變，確是其來有目的，很少有人知道，上海人在那一天僥倖的渡過了一道關口。就在那一天，有一羣日本軍官，到日軍司令部請願，悍然的說：

「上海人仇日情緒之高漲，連日間對日軍、日僑之百般侮辱，已使吾人忍無可忍。如今時局如此，降也是死，戰也是死，與其投降以後任人宰割，何如戰死爲光榮。我們對上海人的仇日行爲，應該加以報復，大大的燒殺一次，叫上海人死在我們之前。」

當時，如果日本高級軍官一時衝動，點下頭來，淪陷上海的同胞便要遭到一次浩劫了。幸虧日軍當局在官兵瘋狂鼓噪聲中力持鎮靜，他沉思片刻，決定應加勸阻，因此他說：

「目前我軍尚未奉到東京大本營，和南京總部的命令，戰與降猶在未定之天，你們稍安毋躁，等到上級命令下達再作計較！」

周佛海奇襲陳公博

只是日本官兵依然堅持拚一拚，高級軍官無奈，方才提出一個折衷方案，日軍偽警一致出動，澆上海人一盆冷水，殺一殺我們的威風。這才有八月十三日的種種駭人場面出現，讓上海人飽受一場虛驚，同一天，由日軍總部發表了如下的聲明：

「最近流言風行，無知之徒隨聲附和，殊深遺憾。本軍不論戰局如何轉變，決以嚴明之軍紀，向擊滅驕敵之途邁進。如有不良行爲，或冒瀆日本軍威者，當予以斷然之處置。」

這就是所謂大日本皇軍，在上海所逞的最後一次威風了。上海人從這一個聲明的字裏行間反覆玩味，誤信了一點。認爲日本確已投降，但是駐華日軍却仍將負隅頑抗，拼戰到底。

光明來臨前夕，又給五百萬上海人心頭投下了一道恐怖陰影。

八年前，八一三是淞滬之戰爆發之日，八年後，八一三又復使上海成爲黑暗世界，街衢之中警備森嚴，日軍強行搜身，並且查驗市民證。有

一羣白俄因為慶祝勝利而被捕，槍斃了四個。

京滬一帶，日偽壓制戰敗新聞，遲遲不肯發佈，反應了日本陸軍當局猶在極力阻撓停戰言和，陸相阿南在日本內閣會議上一力堅持作戰，反覆陳詞不已。最後在面臨絕望時，方始起立十分沉痛的說：

「我日本共有陸軍七百萬，駐防本土與派遣在外者，各居其半。自開戰以迄於今，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敗仗，以百戰百勝之師，反向戰敗者無條件乞降，這是何等不可思議的事！」

阿南作此狂妄謾言後，旋即返家，切腹自殺。他一死，日本投降始成定局。

上海人一直苦等到八月十六日正午十二點鐘，方始從廣播中收聽到 蔣委員長宣佈同盟國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播詞未竟，上海人便轟雷般的發出熱烈歡呼的聲浪，這一回日本無條件投降終於獲得證實，成為鐵一般的事實了。上海所有的國旗全部懸掛了起來，黃浦灘鑼鼓喧天，鞭炮不絕於耳，商店住戶也不知道從那兒捧出來 蔣委員長的巨幅戎裝照片。有人用鑼鼓聲綴成了一副對聯，以誌當日盛況：

普天同慶，當慶當慶當慶；
舉國若狂，且狂且狂且狂！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一證實，日軍停戰已成鐵的事實，通天鼻子陳公博的噩運立即來臨。八月十七日，偽江蘇省長陳羣在蘇州服毒自殺，這是偽府漢奸身死之第一人。八月十八日，陳公博正在偽國民政府處理善後，忽然槍聲大作，人聲喧嘩，偽國民政府一片大亂，陳公博派人出去

一看，據報是有一支武裝部隊正在有計劃的進攻偽國民政府。陳公博吓得倒在椅子裏動彈不得。衛士一會兒來報，偽軍事參議院長蕭叔宣慘遭擊斃，一會兒又報偽府要員趙尊嶽、吳頌皋已被逮去。陳公博正急得六神無主，走頭無路，更壞的消息傳來了，偽國府衛士說：來攻者係偽財政部所屬的武裝部隊，因為周佛海要生擒陳公博，解交重慶，建立一功。

陳公博一急，拿起電話聽筒，直接打給猶在上海的周佛海，劈頭就說：

「你們財政部的警衛部隊正在攻打國民政府，這是怎麼一回事？」

周佛海同時也在電話裏聽到了槍聲，但他却在極表驚詫的說：

「怎麼會有這種事呢？我確實是毫無所知呀！」

陳公博又急切無奈的說：

「不管怎麼樣，請你立刻回南京，我就坐在這裏等你。如果我被打死了，也請你來收我的屍！」

自殺是假潛逃屬實

槍戰持續未幾，偽財政部的警衛終被陳公博的衛士擊退。陳公博一直等到下午五點鐘，周佛海方自上海翩然飛來，陳公博質問周佛海，但是問不出一個結果。兩大巨奸將此一事件暫且擱下：由陳公博建議，周佛海同意，陳周聯名上電 蔣委員長，請求速派大員飛京維持秩序。次日

，周佛海匆匆返滬。

從八月十八日起，陳公博每天上電 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當然不理，不覆。陳公博便口口聲聲的說，他要留在南京待罪，聽候 蔣委員長處分。這時候，又有偽軍政部長任援道討好拍馬，他力勸陳公博離京，以免 蔣委員長處置「為難」。

陳公博始終以為他他那根通天鼻子足可保他倖脫法網，大難不死，他對任援道的逢迎之說信以為真，從而鬧出了天大的笑話。八月二十四日，日軍今井少將奉派飛赴湖南芷江，晉謁我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請示日軍投降事宜，今井回到南京，告訴陳公博說：國軍副參謀長冷欣將於二十六日抵達南京部署受降，第一批國軍亦將於二十七日抵達。何應欽將軍尤將於三十日蒞臨。陳公博一聽大為心慌，他決定畏罪潛逃了。

當天下午，任援道和偽軍將領張海帆往訪陳公博，張海帆開門見山的說：

「主席，事到如今，你應該趕緊放手了。」

陳公博一臉苦笑的回答他道：

「我還有什麼可放的啊！」

任張二人辭出後，陳公博便召集偽憲兵頭腦，和偽治安當局，舉行會議，冠冕堂皇的說：

「重慶大員和大批國軍不日即將抵京，此後負責有人，我也可以暫時離京了。當茲中華民國大統一的千載一時之機，我怎可以留在此地，使蔣委員長為難呢？希望各位努力維持治安，也許還有將功折罪的機會。」

遂後，陳公博再分電屬於南京偽組織系統的

各地偽軍將領，包括龐炳勳、嚴曉峯、孫良誠、吳化文、孫殿英和郝鵬峯，一以告別，一則勸勉他們接受中央命令，維持地方，同時他又發表廣播詞，要求各偽軍將領：「凡是接奉 蔣委員長命令的，應立即接受，絕對服從。尚未接獲者，可逕自上電請示。」

把這一齣齣哀哀上告，處處留情的戲都演完了以後，林柏生和陳君慧匆匆往訪，告訴他說，他們兩家的看門狗，當天中午不知怎的被人毒死了，此事過於離奇，使林陳二人心生恐懼，他們要求陳公博帶着他們一齊逃，陳公博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下來。

二十四日下午五時，陳公博打電話通知日本的使館，說明他將搭乘一架偽中國航空公司的客機，次日離開南京。目的地是日本，如果去不成，那就先飛青島再搭船去。八月二十五日，臨行之前，陳公博再上電 蔣委員長，縷陳他當時的處境和心情，電文中尤謂：

「鈞座一有命令，公博當出而自首。」

最妙的是，陳公博在動身以前，派人送一億日幣到日本偽使館，充作他匿藏時期的生活費用保證金。

陳公博率同林柏生、陳君慧、姘頭兼秘書莫國康、何炳賢、岑德廣、周隆岸，自南京明故宮機場起飛，直航日本米子，旋即移居京都金閣寺。然後，在

八月二十九日，由日本同盟通信社發表一條消息，僞稱：

「陳公博自殺，傷重逝世。」

至於何時何地何以故，則隻字不提。因此消息發佈之日，即引起國人一致懷疑。其實，我地



伏法後的陳公博，一槍畢命，挺屍門板上。

下工作人員，對於陳公博的一舉一動，早已瞭若指掌了。於是，九月三日，何應欽將軍飛抵南京，立刻便正告日軍駐華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嚴正表示要把陳公博緝獲歸案，並且提出一份備忘錄。

一聯絕筆一槍畢命

九月三十日，我方指派專機一架，直飛日本米子。日方於十月一日將陳公博等從京都搭乘火車解交我方人員，提解逃犯的專機於十月二日起飛返國，由於氣候惡劣，在福岡停留了一夜，十月三日押抵南京，陳公博一行銜鑄入獄。

開庭審判陳公博之日，旁聽者相當之多。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陳公博被宣判死刑，他的臉上漠然毫無表情，尤且自知罪大惡極，已無可遁，當庭聲明他將不再上訴，於是一審定讞。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三日上午七時許，陳公博在蘇州高等法院監獄，運筆寫了如下的一聯：

大海有其容人之量；

明月不以常滿為心。

他剛寫完上聯，獄吏前來相告：執行在即。

陳公博倒還能勉持鎮靜，從容自在的把下聯寫好。然後入室更衣，跟在法警身後步出囚室。當他經過大漢奸褚民誼的囚處，他昂首而過，輕輕的說了聲：

「再會。」

再通過女監，向汪精衛之妻陳璧君訣別，陳璧君曾放聲大哭，她那個丫頭也淒然落淚，陳公

博則唯有苦笑而已。辭別陳壁君被押解到行刑臨時法庭，執行檢察官李曙東照例問道：

「有沒有遺言？」

陳公博恭謹答道：

「我準備上書 蔣先生，才寫了三分之一。」

李曙東告訴他說：

「現在你還可以寫下去。」

陳公博馬上就改口說道：

「現在大可不必了。」

李曙東再問：

「你還有別的話嗎？」

陳公博苦笑的回答：

「我只要求兩件事。第一，不要上綁。第二，

用我心愛的那只銀托玻璃杯陪葬。」

李曙東答應了，隨即下令押下行刑。臨刑之前，

陳公博還曾與李檢察官、書記官、典獄官三位一一握手。舉步走到刑場，他又回過頭來問一句：

「請問，是那一位法警先生動手？」

負責行刑的法警周宏範挺身而出，高聲答道：

「本人！」

於是，陳公博又和周宏範握手為禮，要求的

說：

「只希望槍法準些，不要讓我多吃苦頭！」

這便是陳公博在人世間的最後遺言，——槍

聲響處，他果然一槍畢命。

中外文庫之三

一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寰。王成聖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叁拾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列為中外文庫之第三種，業已出版。

定價叁拾元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號立即寄書。